

Kite

风筝

毛姆短篇小说集

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◎著

沈樱◎译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

THE ESSENTIAL MAUGHAM
COLLECTION

风筝

毛姆短篇小说集

沈樱◎译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筝：毛姆短篇小说集 / (英) 毛姆著；沈樱译. —北京：北京时代华文书局，2016. 5

ISBN 978-7-5699-0887-9

I. ①风… II. ①毛… ②沈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英国—现代
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80608 号

新业文学经典丛书

风筝：毛姆短篇小说集

著 者 | (英) 毛姆

译 者 | 沈 樱

出 版 人 | 杨红卫

选题策划 | 黎 雨

责任编辑 | 樊艳清 孙 开

装帧设计 | 张子墨

责任印制 | 刘 银

营销推广 | 新业文化

出版发行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 编：100101 电 话：010-64267120 64267397

印 刷 | 北京世嘉印刷有限公司 电 话：010-82476348

开 本 |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| 10.25

字 数 | 218 千字

版 次 |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0887-9

定 价 | 36.0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序

毛姆在《书与你》中曾提到：“养成阅读的习惯，使人受益无穷。很少有体育运动项目能适合盛年不再的你，让你不断从中获得满足，而游戏往往又需要我们找寻同伴共同完成，阅读则没有诸如此类的不便。书随时随地可以拿起来读，有要紧事必须立即处理时，又能随时放下，以后再接着读。如今的和乐时代，公共图书馆给予我们的娱乐就是阅读，何况普及本价钱又这么便宜，买一本来读没有什么难的。再者，养成阅读的习惯，就等于为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，生命中任何灾难降临的时候，往书本里一钻，不失为一个好办法。”

古人也说“开卷有益”。但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，如何选取有益的读本来启迪心智，这就需要有一定的鉴别能力。

对此，叔本华在《论读书》里说：

“……对善于读书的人来说，决不滥读是很重要的。即使是时下享有盛名、大受欢迎的书，如一年内就数版的政治宗教小册子、小说、诗歌等，也切勿贸然拿来就读。要知道，为愚民而写作的人反而常会大受欢迎，不如把宝贵的时间用来专心阅读古今中外出类拔萃的名著，这些书才真正使人开卷有益。

“坏书是灵魂的毒药，读得越少越好，而好书则是多多益善。因为一般人通常只读最新的出版物，而不读各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品，所以作家也就拘囿在流行思潮的小范围中，时代也就在自己的泥泞中越陷越深了。”

正如叔本华所言，“不读坏书”，因为人生短促，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。

出版好书，让大家有好书读。基于这样一个目的和愿景，便有了这样一套“国内外大家经典作品丛书”，希望这些“古今中外出类拔萃的名著”，能令大家“开卷有益”。

编者

目 录

- 万事通先生 / 1
午 餐 / 11
患难之交 / 21
吞食魔果的人 / 31
风 箏 / 59
雨 / 111
赴宴之前 / 191
诺 言 / 238
蚂蚁和蚱蜢 / 250
三个胖女人 / 257
红 毛 / 283

万事通先生

在还没见到凯兰达的时候，我就有点不喜欢他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，横渡太平洋的航线很是繁忙，客舱便显得十分紧张。我很幸运，居然还能弄到一个双人客舱，不过，当我听到即将和我成为同伴的人的名字时，我开始有些灰心了。“凯兰达”，这个名字让我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，就像是被安置在空气窒息不流通的房间里。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只要一想起在这十四天的旅途中

(我从旧金山到横滨)，我要和这个凯兰达共处一室，我简直就要疯了。我讨厌他的名字，如果他叫史密斯或者布朗什么的或许能好一点儿。

上了船，我进到客舱，显然凯兰达已经过来了。一只衣箱又大又难看，还有一只贴满了标签的手提箱，它们就平放在他的床下，脸盆架上摆着他的香水、洗发水，以及润发油，一支檀木做的牙刷上镀金印着字，正是他名字的缩写。

我不喜欢凯兰达。

我在吸烟室里，要了一副单人玩的纸牌，刚要开始玩，迎面走来一个人，他向我问好。

“我是凯兰达。”他说完在我面前坐下，他在笑，一排雪白的牙齿很显眼。

“哦，我们好像住在同一个房间。”

“听说你是英国人，这让我很兴奋。在海外遇到自己的同胞，的确是挺让人激动的。”

“你是英国人？”

“当然，我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。”他说着便拿

出他的护照递给我。

“想喝点什么吗？”他问。

他的问话让我有些疑惑。美国正在实行禁酒令，整艘船上一滴酒都别想找到。凯兰达似乎明白我在想什么，他狡黠地朝我笑了笑。

“威士忌、苏打，还是鸡尾酒，你只要说要哪种就好。”说着，他从后裤袋里摸出两个瓶子，然后摆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。我立刻兴奋起来，向服务员要了两个玻璃杯和一些冰块。

“嗯，真不错。”我说。

“当然，我这里还有好多这样的酒，船上如果还有你的朋友，你尽可以把他们都叫来。”

我没有说什么。

接下来的时间里，他跟我讲起纽约、旧金山，谈到戏剧、绘画和政治。他很健谈，很长的一段时间中都是他一个人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着。

我有点厌烦了，重新拿起我的牌。

“你喜欢纸牌魔术吗？”

“不喜欢。”我又开始讨厌他了，连话都不想说。

“让我来给你表演一下吧。”他说着抽出三张牌递给我。不过我并没有理会他，借口说我要去餐厅找个座位。

“哦，好啊，我已经为我们俩订了两个位置，我想我们应该坐在一块儿。”

我真的不喜欢凯兰达。

我们每天住在一个房间不说，要命的是一天三餐他都要和我挤在一张桌子上吃饭。无论我在什么地方，都无法摆脱掉他。如果是在我的家里，我一定会在他面前“砰”的把门关上，如此他大抵也能明白自己有多么不受欢迎吧。

不得不说，凯兰达的交际能力很强，上船后的第三天，他几乎和所有的人都熟络起来。他就像一个全能选手，什么都能干：主持拍卖、筹集体育资金、组织高尔夫球赛、安排音乐会、举办化妆舞会。不过，我个人以为大家对他是有点讨厌的。我们都叫他“万事通”先生，就算在他面前也是这样。他貌似对此并不在乎，甚至还把这当做我们对他的恭维。

二

非常健谈的凯兰达，总是喜欢和别人争论一些问题，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。这让我们简直难以忍受，可又没有任何办法使他停下来。他的知识面很广，似乎比谁知道的都多，所以错误发生在他身上的几率很小。在他讲话时，如果有人反对他，他往往会同那个反对他的人争个没完。所以你该明白了，在说服你之前，他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话题，不管它有多么不值一提。

一天晚上，我们坐在医生的桌子旁，像往常一样，凯兰达照旧滔滔不绝地谈论。当时在场的还有在神户的美国领事馆工作的拉姆齐和他的妻子。

拉姆齐长得很壮实，皮肤绷得紧紧的，略显肥胖的肚子把衣服也撑得紧紧的。这次他是带着妻子重返神户的。此前的一年，他的妻子独自一人住在纽约。

拉姆齐的妻子衣着简朴，模样十分可爱，虽然丈夫的薪资有限，但她知道怎样搭配，可以让自己具有超过一般女人的迷人之处。这是一种端庄、淑静的美。

拉姆齐很是讨厌凯兰达，这一点，我看得出。他们总会因为什么事情争论一番，而这种争论是长时间的、激烈的。

这时，大家谈到了精明的日本人正在进行的人工养殖珍珠这一话题上。关于珍珠的事情凯兰达给我们讲了许多。我也相信拉姆齐对此知道的绝不会比凯兰达多，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他抓住任何一个反驳凯兰达的机会。很自然地，没过多久我们就卷入了一场充满火药味的争吵。一开始，凯兰达还是情绪高涨，滔滔不绝，但不一会儿，他自己也有点厌烦了。最后，被拉姆齐的一句话刺痛了的凯兰达显然是愤怒了，他敲着桌子叫道：

“我可以这么说，在这方面我是最有发言权的。这次去日本我就是去洽谈珍珠生意的。至于我刚才说的那些，我相信只要是懂这一行的人都会了解我说的对与不对。”说到这里他便得意洋洋地看着周围的人，继续说道，“我知道所有珍珠的行情，没有哪一种珍珠逃得出我的眼睛，我能准确地说出它的价值。”然后他指着拉姆齐夫人戴的项链，说，“夫人，你的这串珍珠项链就非常值钱，并且它的升值空间还很大。”

听完这话，拉姆齐夫人的脸红了，她把那串项链轻轻塞进衣服里。

“你说这是天然珍珠吗？”听拉姆齐的语气，好像他已经抓住了凯兰达的什么把柄似的。

“是的，这种珍珠非常精致。”凯兰达说。

“好。这珍珠不是我买的，不过我很想知道，你认为它值多少钱？”

“如果是一般的市场大概要一万五千美元，但在美国最繁华的第五街，一万三千美元就可以了。”

拉姆齐冷笑起来，嘲讽道：“这是我夫人离开纽约时在一家百货商店里买的，只用了十八美元。”

凯兰达的脸瞬间涨得通红。“简直胡说，这珍珠不但是真的，而且是我所知道的品种中最好的一种。”

“那么你敢打赌吗？我现在要用一百美元和你赌，赌这条项链是仿制品。”拉姆齐觉得自己有十足的把握。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“不，拉姆齐，你怎么能拿这样一事实和人打赌呢？”拉姆齐夫人劝阻道。

“为什么不能呢？放弃这样一个能轻易弄到钱的机会，只有傻瓜才会做。”

“可是你也不能证明它是仿制品呀？”

“夫人，您可以拿给我看一看，我知道它的真假。”凯兰达说。

“亲爱的，快点儿把它拿给这位先生看看。”

拉姆齐夫人看上去很犹豫，她的两手紧握在一起，好像有什么顾虑。

拉姆齐显然是等得不耐烦了，他走过去亲手把夫人的项链解了下来，递给了凯兰达。

我预感到一件不幸的事将要发生了。

凯兰达先是拿出一个放大镜，仔细地观察起那条项链来。顷刻工夫，他的脸上便闪现出一丝胜利的微笑。他把项链递给拉姆齐，正准备开口说些什么话时，他忽然看见拉姆齐夫人那张苍白的脸，那脸白得好像马上就会晕过去的样子。她的眼睛就那么直直地看着凯兰达，那是一种绝望的哀求。我很奇怪，拉姆齐却没有看到这些。

凯兰达愣在那里，半张着嘴，半天都没有说出一句话。我看得出他在努力改变着什么。

“我错了，”许久之后他说，“这条项链仿制得特别成功，十八美元太值了。”

说完，他从钱包里拿出一百美元递给拉姆齐。之后，他没有再说一句话。

拉姆齐一脸胜利者的笑，他得意地说：“这样你以后就不会太狂妄了。”

目睹了这样的转变，我有留意到凯兰达，此刻他的手在发抖。

很快，这件事便传开了，全船的人知道了，凯兰达不得不忍受着别人的戏弄和嘲笑。对“万事通”先生来说，这确实是耻辱。但是，之后拉姆齐夫人再也没有出来过，听说她有点头痛。

三

第二天一早，我正在刮脸，凯兰达躺在床上抽雪茄。忽然一阵嘟嘟嘟嘟的声音响起，一封信从门下的缝隙塞了进来。我立马过去打开门，发现外面一个人也没有。我捡起信封，只见上面用印刷字体写着“给凯兰达”。

我把信递给了他，好奇地问：“这是哪里来的？”

他打开信封，发出一声低呼：“哦？”

然后我看到他拿出的不是信，而是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。他抬眼看了我一下，然后迅速地把信封撕成了碎片，并从舱口扔了出去。

“相信我，没有谁愿意被别人看成是一个傻瓜。”他说。

“那珍珠是真的，是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如果我有一个漂亮的妻子，我绝不舍得让她一个人在纽约待一年。”他没有正面回答我，然后拿出钱包，把一百美元放了进去。

这个时候，我惊奇地发现我已经不那么讨厌凯兰达了。

午 餐

再次见到她，是在剧场看戏的时候。她向我招了招手，趁幕间休息时分我便走了过去，在她旁边的位置坐下。距离我们上次见面已经很久了，若不是有人提过她的名字，我可能很难认出她来。

此刻，满面春风的她很熟络地和我闲谈起来：“哦，我们有好多年没见了，时间过得可真快！看看我们，也都早已不再年轻啦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吗？那时，你邀请我去吃了一顿午餐呢！”